



小说月报 新大陆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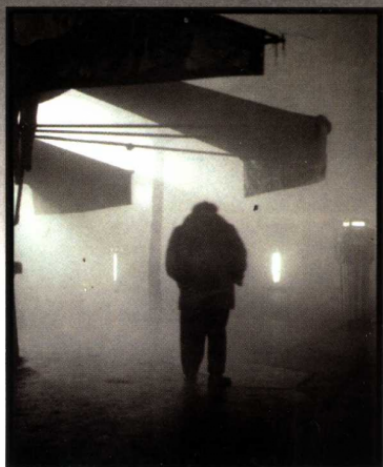
曹征路 著

那儿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有个圈套叫成功
那儿
贪污“指南”
请好人举手
战友田大嘴的好官生涯
大学诗
今夜流行疲惫美
南方麻雀





小说月报 新大陆丛书

- ☐ 巴黎黑与白 朱晓琳 著
- ☐ 那 儿 曹征路 著
- ☐ 麦子的盖头 胡学文 著



ISBN7-5306-4198-0

I·3335 定价:27.00元

那 儿

【小说月报新大陆丛书】

曹征路 著



有个圈套叫成功

那儿

贪污“指南”

请好人举手

战友田大嘴的好官生涯

大学诗

今夜流行疲惫美

南方麻雀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那儿 / 曹征路著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5
(小说月报新大陆丛书)
ISBN 7-5306-4198-0

I. 那… II. 曹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6345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ish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ish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4.125 插页 2 字数 317 千字

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8000 册 定价: 27.00 元

出版说明

新时期以来,《小说月报》为构筑当代文学事业的宏伟殿堂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历史跨入了21世纪,为进一步繁荣当代小说创作,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、欣赏需求,我们特编辑出版《小说月报新大陆丛书》。

这套丛书选取了近年来在中国的小说创作领域已产生一定影响,其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实力派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代表作,将其汇编成册。这些作家的创作题材各异,但都彰显出自己的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,并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扎实的文学功力,悄然撑起了当代文坛的一片蓝天,引起了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,成为小说界新的风景。这套丛书既是对他们以往创作成就的总结,也是研究、鉴赏当代作家作品的一个最佳途径。

本丛书的每本作品集中,均附有作者照片、个人小传、主要作品目录及创作随感,以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作家及作品。继本辑之后,我们将陆续推出符合入选标准的其他的作家作品,以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。《小说月报新大陆丛书》的出版,也是对《小说月报》系列出版物,如“《小说月报》历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”、“《小说月报》历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”及“《小说月报》年度精品集”的补充和丰富,相信这是为广大读者朋友奉上的又一道精神盛宴。

在本丛书的编辑过程中,我们得到了诸位作家的支持,在此一并表示感谢。

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

2005年5月



曹征路小传

曹征路，男，江苏阜宁人，1949年9月生于上海，插过队，当过兵，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。

1971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《开端》，1979年10月调入安徽省铜陵市文联，任副主席兼秘书长，市作家协会主席。1987年6月鲁迅文学院学习结业，1988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1989年10月调入安徽省艺术研究所，专业作家。1993年5月评为二级编剧，1993年底调入深圳大学至今。现在师范学院中文系教现当代文学和写作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反贪指南》、《非典型黑马》；短篇小说集《开端》、《山鬼》；中篇小说集《只要你还在走》；理论专著《新时期小说艺术流变》；电视剧《坠落的树叶》、《组织部又来了年轻人》；电影《风儿轻轻吹》、《我心也浪漫》以及十余部电视片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一级作家。



目 录

战友田大嘴的好官生涯 / 1

那儿 / 39

有个圈套叫成功 / 97

贪污“指南” / 156

请好人举手 / 208

大学诗 / 253

今夜流行疲惫美 / 295

南方麻雀 / 382

后记 / 439

附录 / 443



战友 田大嘴的好官 生涯

一

后来回想,那天是有点不大对头:汝坤声音怪怪的,一本正经的,好像有点严重。我那几天也有点变故,心中正暗自得意着,也没太留心。

那天下了暴雨,快下班的时候雨过来的,旱了多少天终

于还是来了。那情形就像蓄了多少年的憋屈陡然开闸，横着就扫过来了，敲在玻璃上铮铮作响，有点战鼓擂动催人奋进的意思。接着楼下传来砰砰咣咣地摔窗声和一阵阵尖叫，看来风也不小。办公室是新近装修的，换上了塑钢窗，居然一点都感觉不到。这就是有职务的好处。

我抓起电话，给许慧说，晚上有应酬，不回家吃饭了。

这娘儿们张口就来一句：又上哪儿腐去？

本来心里挺美，一家伙就叫她堵上了。这年头就这样，高兴的事不多，想让一个人快活不容易，想给你添堵一个字就够了。

我说你怎么说话呢？是汝坤来了。我跟他怎么腐？

许慧说，早吱声啊！田大嘴又不是别人，来家吃不就完了！

其实我知道她是怕冷清。人生到了这岁数就进了快车道，孩子上大学了，老人驾鹤西游了，日子陡然就没味道了，出门一把锁进门几盏灯，一天就听见电视机子响，吵架都提不起神儿来。

我哼哼说，不行啊，他说得好像很严肃，非要请我吃饭。

许慧愣了一下，又笑道，那你先把钱包掏出来，搁办公室里锁好。

我也笑了，说人家是大乡长，那种事老干就没劲了。

许慧说，那可说不准，他那种人！

其实汝坤人不坏，许慧也明白，就是叫他搞怕了。有一回汝坤来搞贷款，要请农机局和银行的客，非拉我们两口子作陪。结果饭吃完了，他才说没带那么多钱，搞得许慧一张脸就像对不准频道的电视机。还有一回快过年了，来两个陌生人

中篇小说

战友田大嘴的好富生涯

敲门，手上拿着汝坤的字条，说是田乡长正在地区开会身上没带钱，他们也是想办点年货没法子。我拿过来看看，两张欠条一共才一百多块钱。汝坤就那么个德行，事后道个歉也就忘了，该干啥还干啥，根本就忘了许慧是个女人。

其实许慧也就是嘴臭，知道我就是腐也腐不到哪去。

这回又不知道是个什么事，说的那么急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战友还是战友。什么叫哥们儿？其实真正的哥们儿还是那些下过乡的扛过枪的。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，老婆能变这都不能变。

然后我美美地伸个懒腰，起身站到窗前，看着大街上狼奔豕突的人群，看着那些没关好的玻璃窗被连根拔掉，还有乒乓球一样飞来飞去的纸盒子和垃圾桶，刺激得一塌糊涂。这段日子怪得很，各方面都有迹象表明，行情看涨了。如今的局势就像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雨，一下子就能把积尘灰垢冲刷得干干净净。原有的秩序自然是打乱了，可是这秩序不该打乱吗？不打乱还能有我老曹的日子吗？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

副局长的位置上我整整坐了十年，按理局长换过三任，怎么排队也该排上了，可前面总有人不断夹塞夹进来。这就好像西西弗斯推着大石头上山，眼看到山顶了又滚回原地。而现在不同了，现在局长到点下岗已成定局，夹塞进来的那个人，据说是谁人的小舅子，突然查出来有肝癌。石破天惊！

按说人家生癌我是不该幸灾乐祸的，可这小子确实不是个东西。他到局里来老局长的意思是说他在上层关系多，可以为教育局多争取些经费，可这小子除了请客吃饭就抓两件

事：一件是中小学生的校服，一件是营养牛奶的供应。弄得局机关一个个见了他眼睛都水汪汪的，他一高兴说给你哪个县真给你哪个县。他的关系都用在这上头了。

昨天下班碰见组织部的老胡，这老家伙从来不拿正眼瞧我的，居然多老远就把双手伸出来，眼睛里特有内涵。这样，机关里那些人的脸色陡然也都复杂起来。我目光过处就像这大风掠过麦田，麦穗一排排地倒伏又一排排地昂起，一个个都笑出了前所未有的灿烂。

门轻轻响了两下。我回头，看见一把雨伞靠在门边，而送伞的手只闪了一下，门又轻轻带上了。顿时窃喜。这种感觉，真他妈的绝了。我追出去，看见了办公室刘主任。

我说：你们还没走啊？

刘主任小姑娘似的把身子一扭，侧头笑道：您不也还没走吗？

绝对妙不可言。

真想来一句：同志们辛苦了。到底还是没好意思说出口。

二

汝坤领着我七拐八拐，进了一家小饭馆，一看见那种油糊台子胃里就直翻。我说：你要掏不起钱，我请你吧。

你请还不是公家掏钱？

我私人请，总行了吧？操。

汝坤把我按在椅子上说：这是我们乡里一个农民开的饭店，也算是照顾人家生意。再讲我是有话要跟你谈，别处乱哄

中篇小说

战友田大嘴的好官生涯

哄的谈不痛快。

我说我也有重要情况要通报,找个干净点的地方我请你不好吗?

汝坤不吭声,一挥手,酒菜就上来了。然后,店老板把大门也关上了。

见他搞得那么神秘,这才觉得有些严重,也就不再坚持。

喝的是啤酒,闷头喝。菜上了不少,吃得却不多。

我说:你小子这几年太肥了吧?怎么吃上斋了?

汝坤笑:那你就多吃一点,乡下人手艺差劲,东西可是绝对新鲜。

又喝了两杯,我憋不住了:究竟出了什么事?说吧?

汝坤看看表,说:还是你先讲吧。早着呢。

还是你先吧,你是主人。

你先,你先。客气什么?

我笑,还是当乡长的,果然斯文了,懂外交礼仪。

然后我就说了。关于换届,关于班子里几个人的近况,关于小舅子,特别是这几年受的憋屈,和机关里风云诡谲的变化。说到愤激之处还拍了桌子踹板凳,吹起胡子翘眉毛,叫道:你想想这都他妈的什么事啊?要是这次还不行,老子坚决打报告回去教书去。骗你我就是这个!

可是这些事汝坤听着并不上心,也不惊讶,他有时微微点头,有时插上一两句,一两句就能说在点子上。只是提到小舅子,汝坤皱了眉头,问是不是确诊了。然后就劝我还是应该有点韧劲儿,凡事不可强求,人到了这岁数也该看开了,我们这辈人也死讯频传了,官帽子并不像我想的那样,想甩就能甩掉的,如此等等。

我哼哼说,我知道,下面的人事更复杂,你早就曾经沧海了。

汝坤想了一下,说:我问你一句话:如果你真当了局长,你能改变什么?

我说,我能改革啊,我有一整套的想法。真的,我不骗你。你能把农村教师的工资问题彻底解决了?

我噎住了,说:工资问题是你们乡政府的事,我怎么解决得了?

他问:那“普九”是不是你的事?

“普九”当然是我的事。国家都立法了,教育局还能不管吗?

那好。你一边立法要我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,一边又不管教师的吃饭问题,你改的什么革?你也是当过老师的人,你一个月两个月不拿工资你也许还觉得怪高尚,让你半年一年见不着荤腥你还能站得住讲台吗?

我火了,说,你今天阴阳怪气是跟我谈这个事啊?你又不是傻子,这种事咱们两个说了管用吗?鸟用不管。

汝坤尴尬了半天,说是不是,是你先提起来的我才随便那么一问。喝酒喝酒。

我已经没兴致喝了。说你究竟有啥事?你给句明白话行不?

汝坤看看手表,又看看墙上,说再等五分钟,再等五分钟。

我把筷子一扔站起来要走,说当个破乡长,又不是当太監,蔫儿成这样!

汝坤拦着我死活不让,说是等五分钟你自己就明白了。

中篇小说

战友田大嘴的好官生涯

五分钟过去了，汝坤把手抖抖地举起来摁亮了电视机。

原来是电视台的《焦点》。我瞧瞧汝坤。

汝坤的大嘴巴已然抖起来了。

再往下看可了不得，那个漂亮的女记者正拿着话筒冲锋枪一样对着汝坤。

我扭头看见，汝坤真跟枪弹击中似的捂着胸口。就好像红血球排着方队从他身上突然逃离，一张脸刷一下就白了。然后，越往下听身子越软，越矮，然后就慢慢滑下了地。

那女记者问，你知道这样做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吗？知道。你知道中央是怎么三令五申的吗？知道。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然后就是汝坤张着大嘴巴的特写，好像那个问号被一个喷嚏挡住了，这个喷嚏就永远也打不出来。

接下来就是主持人慷慨激昂妙语连珠的评论，说些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。我没有经过这种阵势，只觉着两腿发软。

汝坤端在手上的碗啪地摔碎了，叫：骗子，一帮小骗子！

我问，他们怎么找上你了？

汝坤叫：不公平啊，我回答你了为什么不播？这些问题我告诉你了，为什么装听不见？他捶着板凳叫：不公平啊！

然后他就呜呜地哭开了。

我也是头一回见到汝坤的哭，一个七尺男儿的号啕大哭。这种哭不是伤心，也不是懊悔，而是一种无可奈何。是一种被捉弄而又无法还手，永远也说不清楚的悲凉。这种痛苦我也有过。

我问汝坤：你没什么事吧？你要不行就躺躺？

饭店老板挺懂事，立马找来一张折叠床。

汝坤说，我们事先讲好的，我如实讲他们如实播，他们都

答应过的。

我说，你真是，几十岁的人了又不是几十斤，这些记者的话还能当真？

汝坤说，我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你信不信？

我说，我信。

汝坤说，我说我永远不会欺压农民你信不信？

我说，我信。这话也只有你说我才相信。

汝坤叫道：可是我没法子啊，我不找农民要找谁要去？我没法子啊。

不找农民要找谁要，是一句大白话，在基层干过的都明白。如今农民欠附加欠提留实际上就是欠干部的工资，只是话不能这么说而已。

我也这才明白汝坤的用心，其实他已经感觉到会是个什么结果。他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。所以他的结果只能是痛哭一场。他有泪也只能在战友面前流。也只有我才能明白，他不是那样一种人。汝坤并没有那么强大，并不那么粗糙，他也需要理解，需要支持，需要朋友。可是他已然混到了这个份儿上，此时此刻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无法面对，跑一百多里地来痛哭一场！

月又明了，星又稀了，暴雨过去了，心仍苍凉着。我架着汝坤朝家走，我不能把汝坤一个人扔下。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安慰他。毕竟，我们都是这个时代越活越糊涂的人。

快到家门口时手机响了。许慧说：还在腐啊？都腐到电视上去了还腐！

我脱口就骂，你少放屁我跟你说，我跟汝坤已经到楼下了。

中篇小说

战友田大嘴的好官生涯

许慧这一惊吃得不小，见着我俩进家了比龟孙都乖，一张乌鸦嘴夹得铁紧，又是递毛巾，又是替汝坤脱鞋，还亲自扶他上床躺下。

我这才有点不过意了，抽空在她脸上亲了一下，说，这才像我老婆。

关上房门，许慧轻声说，吓死我了。一看见电视我心就乱跳，以为你们不知道才给你打电话的。

我拉她坐在腿上，亲了又亲，吻了又吻，什么话也不想说，什么事也不愿想。还是家好啊，还是自己老婆好啊，这种时候你什么样的压力都忘在脑后了。一时间竟浑身热了起来，三下两下就跟剥粽子一样把许慧剥了个精光。

完事了，许慧趴在耳朵上说，你找个机会把大嘴调回来算了，他当老师比谁不强？受这个罪。我们城关就缺他这样的。这时候她也没忘记她是个副校长。

我哼哼着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天亮时，许慧才慌慌张张把我推醒，问：大嘴啥时候走的？

三

汝坤和我的关系确实不一般，几十年的友谊了。现在叫战友，在部队上又叫老乡。部队里称老乡是指从同一个地区来当兵的，并不是指的籍贯。事实上汝坤家在农村却从城市入伍，而我生长在城市却是由农村来的插队知青。我那时年轻，生得白白净净，能写新闻报道唱样板戏，怎么说都跟汝坤不一样。汝坤在新兵连里就得了个大嘴巴的雅号。还给他编